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

婺源戴大昌斗源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　章

問集注釋繪事後素。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采色。故主楊龜山引禮器白受采之說。但又沿古注引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按考工記語。本謂素爲白采。乃五采之一也。後素者謂恐其漬汚。故後于他采而施之。非謂後於素也。素即是絢。禮即是素。此孔鄭之說。近人多用以駁朱子。其說如何

答竊謂素字有二義。有主白采言者。如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黼謂之黼是也。有主素地言者。如墨子悲素絲是也。今按詩素以爲絢句。若從古注解素爲白采。是謂傅粉以爲美色。乃婦女常態。何至子夏尚不喻其解乎。惟詩句素字。是指言本質之美。素以爲絢。謂其本色自美。不須粉飾。猶詩言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髲也即采蘩被之僮僮）亦如李詩天然去雕飾是也。子夏謂詩以素爲絢。恐教人以徒恃生質之美。不加人功。有害於儒者學問之事。故舉而問之。夫子答以繪事後素。謂必有本然之質而後可加人事。爲詩詞申出一義。子夏所因有禮後之悟。正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如此則素乃指倩盼之美

質。而繪事乃喻粉黛簪珥衣裳之裝飾。方與詩詞關會。則此章必當如集注有素地而後加采色之解也。若如古注以素爲采色。而禮後即是後素。則詩句素字果何所指。豈人之裝飾。亦必先施他采而後加白采乎。是不可通矣。鄭氏牽合考工悞解此章。朱子既主龜山之說。不當兼引考工（悞解考工則原于王荆公）若毛西河戴東原復据考工以攻朱子。殆所謂不可與言詩也已

禘

問 賈逵劉歆杜預孔穎達等謂禘即祫。惟鄭康成以禘爲祭

感生帝。蓋卽祭天也。迨唐人趙伯循始以禘爲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獨以始祖配。集註從之。近人多疑其說爲無所本。何如

答鄭康成謂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昊天於圜丘曰禘。而王肅則言郊卽圜丘也。若禘則宗廟五年祭之名。是不以禘爲圜丘之祭而以爲宗廟之祭。其說由來久矣。若趙伯循之說。則緣大傳及喪小記俱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大夫士得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太祖。則王者自當更推而上之等殺然也。又祭法明言殷人周人俱禘嚳。亦以世本史記

俱謂稷契爲帝嚳之子。此皆趙伯循之所本也。近人議之者多。而顧氏復初亦謂尙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而詩陳王業之所始。若七月生民思文之什。皆溯后稷而止。並無以稷配嚳之事。若魯言享祀之盛。莫備於閟宮。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尤無以周公配文王之事。極駁趙氏之說。而力主禘卽祫之議。以爲一祭而有二名。謂兼羣廟之主。並祭及功臣。取證於左氏及周頌之雝。商頌長發二詩。大概與賈劉杜孔諸儒議論相同。然又著禘祭

感生帝說一條。引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注所自出謂感生帝也。以爲極有所見。因言帝立子生商。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即感生帝也。以其無形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凭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當大禘之時。始祖仍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是顧氏旣專主禘即祫之說。而又附康成感生帝之說。欲將二說牽合爲一。亦未見其的矣。若趙伯循之說。雖未必確。而朱子獨遵用之者。按祭天地不祼。朱子或因章內有旣灌而往句。故不主祭感生帝之說而取趙說與。按康成論禘有二說于祭法則曰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王肅已駮之于大傳則以禘

所自出者感生帝也　謂世本史記並以帝嚳爲后稷之父。惟康成譙周等不以爲然。說詳稷契一條竊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必定屬太祖之父。蓋太祖以上有曾爲天子者。以世次既遠。故特設禘以追享之。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此義也。若必以所自出爲太祖之父。則虞夏祖顓頊。當禘昌意。不應越昌意而禘黃帝矣。故謂稷非嚳子則可。謂周非禘帝嚳。則未然也

禘之名亦通于時祭如春礿夏禘及春禘秋嘗及喪畢祔廟之祭如竹書吉禘于先王及春秋吉禘于莊公襄公　又魯禘謂由魯惠公徃請。或謂僖公始僭。先儒已有辨說

灌獻附考　按今人祭祀以酒沃地。即古灌地降神之意。但古是尸受之以灌地。故亦謂之灌尸。攷九獻之禮。大略分爲四節。祼尸有二。謂二始（王與后各一）朝踐有二。亦曰朝食（王與后各一）饋食有二。亦曰饋獻（王與后各一）酳尸有三（王與后各一諸侯之爲賓者一）是爲九獻。此後又有加爵。諸家之說皆同。獨陳氏据周官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諸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以爲祼不在獻禮之內。九獻則朝踐三。饋食三。酳尸三耳。馬氏通考並存之。竊按大行人所言。乃賓客之禮。非屬祭祀。若祭統言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祼。則祼固列

在獻禮之內矣

吾不與祭如不祭

問 韓昌黎解此節。謂夫子言已若不與其祭。則其祭必怠慢失禮而如不祭。是與禮器言季氏祭。逮闇而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同意。何如

答 昌黎以禘自既灌而往至此節爲一章。其說亦未必然。不如依舊說註上如在意。較爲切至（韓公謂逆祀失禮與孔說同）

與其媚于奧 二句

問 何注用孔氏說。以奧比近臣。竈比執政。竈則賈自謂也。以

末節夫子所言天字喻人君集注改爲奧比人君竈比權臣。天即理也何如

答　注疏謂媚于無事之近臣不如媚于用事之執政夫無事近臣不如用事執政自不消說則於奧其字寧字原神不合矣按自天子至于士皆有五祀而五祀中本無奧惟曰戶曰門曰中霤曰井曰竈而已蓋凡祭五祀者必先祭于其處後迎其神至于奧而祭之以西南隅爲室之尊處也故曰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集注改爲奧喻人君確切不易以天字屬理總以媚則拂乎天理耳論[illegible]正大若毛西河極以天即理

也爲可驗。未免拘文牽義。又羅整庵謂奧乃室中深隱處。賈謂媚奧殆指子見南子而言也。夫子所謂天厭之。蓋即獲罪于天之意。尤屬臆說

按五祀。門戶中霤井竈。見于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器同之。故漢志一戶二霤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做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迨李林甫等修月令。始復井

而黜行

子入大廟　一節

問　先儒多有以太廟爲文王廟者。又謂夫子因當時三家僭禮。故於入廟每事辨問。且自明其是禮。何如

答　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蓋因魯以周公爲始祖。故稱太廟。而伯禽又始封之君。不可同於親盡而祧。故別立世室以祀之。至春秋襄十二年傳。臨于周廟。杜預以爲文王之廟。而不知周廟卽周公廟也。卽如趙伯循以禘爲祭所自出之祖。亦謂於周公

廟設立文王之主。而以周公退在南向配之。非另有文王廟也。 又孔子嘗爲委吏。蓋若周禮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嘗爲乘田。若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羊人。凡祭祀飾羔及割羊牲登其首。皆有事於宗廟。此孔子少賤始仕時事。故或人以鄹人之子稱之。始入助祭。敬謹詳問。亦不必謂有譏諷也。

鄹 左傳作郰人紇。檀弓亦作郰父之母。俱與論語鄹字不同。或又以爲郎鄉。不知鄹與郰字之異也。鄉則別是一地。周易萃彖曰。聚以正也。荀爽本聚作取。惠氏九經古義

云。古聚字或作取。漢書五行志云。取不逵兹謂不知。注云取讀爲聚。古文省。按此則郰亦爲古文省也。至鄒即邾也爲今鄒縣。郰爲今曲阜縣。地雖相近。實爲二地

射不主皮

問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鄭注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不指鄉射。論語集注釋主皮爲貫革。故說者專指大射。蓋亦据鄭以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若賓射燕射皆非皮侯也。但鄭又言禮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則不主皮爲不必主於中耳。集注以貫革釋之何歟

答此條據舊說有主皮之射。有不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蓋古者祭則必先獵取禽獸獵畢。君每禽擇取三十。以餘獲陳於澤宮近水澤而爲之故曰澤宮然後卿大夫士相與射。凡田不得禽而射中者。則得禽。田雖得禽而射不中者。則不得禽。所謂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其射則無侯。但張獸皮。此主皮之射也。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即西郊虞庠所謂天子將祭擇士之射。其士則諸侯歲貢於天子者也。張皮侯而棲鵠。則謂之大射天子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熊侯豹侯卿大夫則麋侯疏云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麋等亦然又有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射於朝。或諸侯自

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其侯但畫五采。以布爲之。又天子諸侯無事而燕賓客。或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於國、謂之燕射、其侯但畫獸。亦以布爲之。此大射賓射燕射三者、鄭注謂貫其比禮比樂、不待中爲儁者也。此不主皮之射也。　又有試弓習武之射。亦於澤宮行之。周禮司弓矢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按甲革之革。乃犀兕及牛皮。與皮侯之皮。及鵠所棲之皮不同。又質。正也。樹椹以爲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此則貫革之射也。　此外又有鄉射、據鄭注謂所射亦布也。以故後儒於論語射不主皮。謂非鄉射。但今按鄭釋不

主皮爲不以中爲雋核之經文。釋獲與否。緣于中與不中。志正體直。必于中鵠驗之若第取比禮比樂而不以中爲雋安用必于射觀德行乎。至集注以貫革釋主皮。則必指大射惟大射張皮侯若然則當時賓射燕射鄉射。皆守古道而不主皮。夫子亦何用慨歎。豹謂夫子此章。大概思古傷今。未必確指大射而言。蓋當時列國兵爭。安知禮射不皆主皮。且鄭言鄉射之侯用布。而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其三曰主皮。亦安見鄉射之必無皮乎。故知鄭謂不待中爲雋與集注云貫革者。俱非是惟鄭又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仍主于中。且

引書傳取餘獲陳于澤射中者則得禽一條以爲證鄉射据禮注此則主皮者。以其無侯。但張獸皮而主于中非謂貫革也。不主皮者。不張獸皮。必張侯棲鵠而比禮比樂以主于中。非如鄭不以中爲侯也。向來說多含混特爲正之侯制詳後正鵠一條

關雎

問　關雎爲風首。而漢揚雄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言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之。讚曰此魯詩說也。又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

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咏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是韓魯二家以爲刺詩。故漢末張超著誚青衣賦。則以關雎爲畢公所作以刺康王。亦主魯韓之說其謂爲文王時詩者。則自毛鄭以來。俱以此詩係后妃自作。謂后妃思得淑女以共事君子也。至朱子乃以淑女指后妃謂宮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孰爲是歟

答 以關雎爲刺康后詩。朱子嘗辨曰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若如魯韓詩說。則儀禮非定於周公之手矣。豈周之盛時。初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後世又必播其刺詩

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乎。竊謂魯韓二家之說。或其嘗日詩人因康后晏起。用歌關雎之詩以儆戒之。故謂之刺。如伊尹述成湯以告太甲。周公述文武以戒成王。又如楚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以警楚靈王耳。　至朱子以此詩爲宮人美后妃而作。推原其說。或因匡衡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集傳引之以爲淑女必當指后妃也。要之匡衡此疏。乃因漢元帝寵愛傅昭儀。恐有奪后之事。故說此詩以爲諷諫。不必其果合詩旨也。若就二南詩而統論之。則謂后妃求淑女

其事君子者。似爲勝矣。蓋下二章葛覃卷耳。皆主后妃自作。又如樛木螽斯麟趾小星江有汜諸咏。皆謂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而南國化之。則首篇正見自道其實。所以爲婦德之至盛而爲風化之原者也。故舊說謂賓祭之事。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則無以稱其職。毛鄭俱謂荇菜爲供祀事之物。猶召南之采蘋采蘩也。可見宦官宮妾。其地至近。治亂之源。實繫于此。后妃思得淑女。正猶文王愼選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耳。故南豐曾氏謂二南之業。本於文王。人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

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據此則關雎之旨。亦猶思齊之言刑於寡妻。書美釐降。聿觀厥型。所以爲風首也。今若謂宮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則但爲歸美太姒矣。且次章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等語。似非妾媵輩所當形容諸口。朱子反謂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能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異矣。前輩亦云文王未娶后妃時。安得預有妾媵在側。若謂王季宮人。代世子致其哀樂。尤未合

哀公問社于宰我　一章

問　春秋正義言哀公問主于宰我。故以松以栢以栗。先儒皆謂指社主言。如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云虞主用桑

社主用栗何休杜預即引論語此處作証其說然否又或以使民戰栗乃哀公之言故夫子責宰我悞對致啟時君殺伐之心又或謂哀公意欲去三桓故問社者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宰我因以使民戰栗勸之夫子成事不說云云乃言三桓之勢已成矣不可咎其既往也如何

答 古者立社不屋故樹其土之所宜木以棲其神如櫟社枌榆社亦同此意且何義門讀書記載社主用石見于新唐書儒學傳中卷張齊賢所議蓋亦以社無屋故社主不可用木也則社主之說非矣 又以使民戰栗句為哀公之言朱子

語類已駁正之矣至謂哀公宰我問答俱意在欲去三桓而夫子因以成事不說三語止之掾瓢家或藉以立異則可要于書義無當也

附攷史記言宰予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按內外傳無宰予與田常作亂之事但有闞止字子我爲田常所殺因宰予亦字子我或誤云然索隱已辨之矣第卽闞止亦簡公之黨非田常之黨史記之謬甚矣

三歸

問包咸謂三歸是娶三姓女禮諸侯取三姓大夫取一姓謂

大夫雖有妾媵而適妻則祗取一姓故耳按鮑彪注國策疏證甚明亦同此說漢公孫宏亦言管仲相齊桓娶三歸王厚齋所謂惟正已可以格君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是也朱子何獨不取

答朱子語類曾論及之曰如此却是僭不是者故獨取劉向說苑釋爲臺名惟黃氏日抄有云想是大爲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因以爲名歟此則如衛宣公築新臺後世魏武築銅雀臺方見其驕奢意似可叅用

有反坫

問　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集注因之鄉飲酒則尊于房戶間燕禮則尊于東楹之西若兩君敵體則尊於兩楹間故坫亦於兩楹之間在尊之南耳　然坫乃累土爲之、或疑兩楹之間豈可常設著、黃氏日抄據逸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因謂兩君之好。須設此外向之室、使容其儀衛之衆、則固非反爵之坫也。敢問何如

答　坫有主累土而言者。其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則在兩楹間。用以反爵。注謂兩君爲好也。又云崇坫康圭。坫則在堂下。用以奠圭。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固在堂下也。又內則載庋食之制云。士於坫。坫則在房中。用以庋食者。鄭氏謂士卑不得

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也。鄭于明堂位反坫出尊。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及論語有反坫。俱釋爲反爵之坫。此集注所本也　坫又有主屏墻而言者。許慎說文坫屏也。逸周書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即說文屏也　故黃東發據逸周書。謂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于臺門之內。故郊特牲雜記。皆以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均爲宮室僭侈之事。固不得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也。二說不同。今　此節反坫。以樹塞門句推之。則謂爲屏墻之坫亦通。以西　之好句推之。則謂爲反爵之坫較切。但

坫本有二。鄭氏概未論及屏墻之坫。而黄氏又似以反坫更無反爵之虞。亦非矣　又爾雅垝謂之坫。郭景純謂之端。按上儀禮。苴茅之制饌于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于西坫南近于興者爲西坫　既夕記。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近于奠者爲東坫　此坫乃以堂隅言。則與上二者不相涉也

始作翕如也

問　何法始作第曰始奏。按康成註謂爲金奏。其説如何

答　鄭謂始作爲金奏。今攷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康成謂凡作樂。必先擊鍾以均諧樂。即鍾師所云是

也又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云云賈疏謂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也此可知始作當指金奏而言矣孟子言金聲亦謂金奏又集注翕合也按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注謂聲之陰陽各有合其大司樂賈疏亦謂凡聲皆以陽律為之主以陰呂為之合附載後此皆所謂翕如之義也又大司樂曰凡此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是知始而翕如及縱之則由純如皦如繹如以至於一成皆可得而言矣成者大司樂所謂變也自一變以至九變鄭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凡此皆言

祀神之樂也若享宴賓客之樂亦有金奏與夫九成之節並詳見下羔集大成一條汪氏雙池所釋大司樂一條亦附載集大成節當參閱

附載大司樂文并賈疏　經文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賈疏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謂子與丑合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謂寅與亥合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謂辰與酉合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謂午與未合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謂巳與申合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謂卯與戌合凡此六律六呂相配皆以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其曰奏曰歌者。亦互文耳。非謂此爲奏而彼爲歌也

于謂韶　節

問集注謂舜武其功一也。故樂皆盡美。至于盡善與否。還重在德不同。抑揖遜征誅之不同歟

答顧亭林先生論盡善與未盡善。則獨主其功不同說。据此

可見樂以昭德。尤以象功。所謂功成作樂也。舜以重華之化。紹放勳之後。恭己垂裳。四方風動。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其功獨盛千古。武以末年受命。承商辛淫酗。餘風未殄。當身尚未及漸仁摩義。化洽天下。較之阜財解慍之休。自未能及。斯則治功之不同。故其樂有盡善未盡善之異耳。若以德有性反之異。故樂有不同。則不盡然。彼堯之德非不如舜。而紹堯致治。無爲之化惟舜爲然。故于中天不稱堯樂而稱舜樂也。文王之德近于性安。更非不如武。而三分有二。化未洽于天下。武周繼之。然後大行。是其功猶未及武之盛。故于周亦不稱

文王之樂而稱武也至謂征誅不如揖遜說本孔注但禮器云禮時爲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夫子言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而稱武王爲善繼善述初非有不滿于武也夫子第就樂評論而又何必有譏貶本朝征誅之意哉且所謂未盡善者亦非全未善也夫子旰衡百代攷訂遺音獨舉此二樂形容歎美正其極推賛處後儒見其以韶武並論而謂武爲未盡善又見稱文王事殷爲至德此東坡所以遂有武王非聖人論也

朝聞道　節

問何注謂朝聞世之有道。是就聖人望治平說。集注改爲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則所云朝聞而夕可死。豈不近於釋氏頓悟之學。解脫之說耶

答何注須添世之有三字。凡解說添字者。無不可遷就其詞矣。竊謂此節語意須從聖人望道未見心事領會。故其平日嘗曰。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曰默識不厭何有於我。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蓋下學而上達。自見得道無止境。是以歎朝聞夕死。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即文王誕登道岸而猶望道未見者也。集注生順死安。蓋本程子之

說。深得聖人自責以勉人之旨矣。凡舊注每有未可從者。即如孟子言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何注云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也。其說迂曲。豈可從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問　夫子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以忠恕告門人。集注謂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其說何如

答　夫子告以一貫。設非曾子揭出忠恕。則當日師弟兩人默

契景象。豈不幾于釋氏秘傳心法者耶，不幾以一貫之旨，即爲不二法門耶，蓋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斯能貫通而無間。子貢問終身可行之道。夫子曰其恕乎。恕必由忠而出，所以子貢他日亦得與聞一貫也。今觀曾子之告門人。明言忠恕而已矣。集注既云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又曰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其或問亦有云。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不將使後之學者。似疑一貫之旨。有非忠恕之所能盡耶，外注載程子曰，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

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忠恕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推程子之意。蓋以本句忠恕。與中庸違道不遠句之忠恕。微有分別。竊謂從學者初用力于忠恕言之。則與聖人有安勉之不同。若但就忠恕二字言之。則固徹上徹下。初無分別也

顧氏日知錄云。延平先生答問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于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荅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貫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知。姑

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旨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云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為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又云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然則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

道者言之也。即如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

二乎

南容

問 南容名縚。一名适。亦作括。一名說。亦作閱。字子容。諡敬叔。是南宮。即孟懿子之兄、果係一人歟

答 按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與論語合。是南容原即縚也。左傳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杜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是敬叔又名說也。迨鄭康成注檀弓。于南宮敬叔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而于

南宮縚亦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由是遂合爲一人矣然攷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云南宮适也是則分爲二人也又朱竹垞謂明末高郵夏宏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又爲一人與顏師古所注互異亦分爲二人也西河毛氏則云敬叔本公族雖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祗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是毛西河亦謂爲

二人而以敬叔爲孟僖子之子也攷左傳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奔僖子生懿子及南宮敬叔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則敬叔爲僖子之子明矣然則南宮縚字子容者乃孔子之弟子以南宮爲氏非若南宮也非孟僖子之子諡敬叔者也

無所取材

問 何注載鄭氏二説其一謂無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謂浮海之桴其一謂古字材哉同故曰無所從取其材木 無取哉集注則謂材與裁同古字借用何如

答 謂無所取于桴林是夫子復用戲言以明前言之爲戲未

免近纖時文亦有若作無所取哉亦是言子路之不能裁度事理耳但謂古字材哉同按二字本不同惟材字係非哉切哉字係祖才切音相近耳集注改爲材與裁同則得古人假借之義且合夫子所云不知所以裁之語氣自勝舊解用此解者

婺源戴大昌斗源

可使治其賦也

問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之法。此鄉遂之兵。爲一家而出一人。若都鄙則用邱甸之法。爲七家而出一人。但都鄙之民計一邱已備一乘。而司馬法則必四邱爲甸。始出一乘。何也。又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祇用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五百乘。而千乘則已備六軍。何也每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二十五人故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又將重車者二十二人并將重車者又車乘馬牛。平時歸之民間。其果然乎

答其一爲教練之法。故大國提封十萬井。實出賦六萬四千井。姑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可爲兵者有百二十八萬人。平日四時講武。則無人不使之知兵。原不祗于千乘之七萬五千人。所謂教練不厭其多者也　其一爲調撥之法。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而三軍則祗用千乘之半。亦姑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是十七次調撥方及一週也。民生自二十以後。六十以前。其爲給役也僅矣。所謂調撥不厭其少者也

計甸出車之法。按班固言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爲

兵車一乘。此六十四井之外。旁加山川林麓三十六井爲無賦之地。是爲一成而出一乘也。成方十里。由是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則提封萬井。爲百乘之家。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則爲諸侯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一封三百十六里有奇。封十爲畿。則爲天子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其說相沿已久。乃毛西河則据昭五年左傳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也。竊謂晉自作州兵作三行作五軍以來。其法屢變。惡知其所謂縣者。果卽周禮

四甸爲縣之縣乎。且蘧啟疆所言晉之車乘。或詭以告楚靈。非必實數。夫古制六十四井方出一乘。毛君好異。第據此傳以謂一縣出一百乘。計爲二井半而出一乘。豈先王之法乎。至車乘馬牛之數。則李氏廉有云。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夫非邱甸所出。據此則知賦以足兵。祗是收其征以備馬牛車乘。供之在官耳。或謂無事則散在民者非也

顧氏復初邱甲田賦論云。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

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圭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脩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

六畜車輦旗鼓兵器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碎密之制。特傅會司馬法。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嘗攷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

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衛風有騋牝三千。魯頌有
駉駉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且即周禮
一書。亦自相矛盾。既云馬牛供于邱甸矣。而大司馬挍人
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軍之牛。與其牵徬以載公
任器。可見周禮一書。有眞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
經傳。參互而別擇之也。謹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
曰。初稅畝。加賦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脩車馬也。而諸
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吾與女弗如也

問　古注用包氏說。本謂吾與女俱不如。蓋勉子貢也。集注何以釋與爲許

答　非但古注作此解。即論衡引此亦云。吾與女俱不如也。又曹操祭橋元文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賢注亦係引此語作證。又陳耀文云。鄭康成從馬融學。融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弗如也。亦係引用此語。可見古人皆無釋與作許者矣。

晝寢

問　梁武帝謂晝皆作畫。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

雕糞土之墻不可杇。昌黎筆解亦云。晝為畫字之誤若作偃息。夫子亦未深誅。据此皆謂宰予僭制如管仲山節藻梲也。

何如

答 君子莊敬自強。聖門學者從事六藝。無時以怠。夫子責其志昏氣惰意自明白。固非如孟子宿于晝。謂西南近邑者。以地名確據必當改作晝矣。按史記樂毅入齊聞晝邑人王蠋云晝卽戟里城故賢命還晝邑三十里無入括地志宿于晝晝當作畫、攷七經小傳謂寢指內寢非眠寢古者君子不晝夜居于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宰予晝居內寢故夫子責之。總是求奇。不可從也。

何以謂之文也

問　鄭夾漈謂古無諡。桀紂皆名耳。非諡也。周人以諱事神。始立諡。所以爲死者昭穆之辨。初不爲善惡也。先人之名且諱。況敢復加以惡諡乎。故曰幽者幽隱之義。以幽王被弑。猶魯隱公遇弑而諡曰隱。蓋諱其事而傷之也。厲亦美詞。如子溫而厲是也。桓亦武毅之意。如詩言桓桓武王。及周之桓王齊之桓公。皆非惡名也。靈亦神聖之稱。如傅于周靈王則曰惟有髭王。生甚神聖是也。又云仲尼謂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因問而卽其行事以釋之。則當時初無諡法之書。故

謚法之有惡。乃後人之所設也。其說然乎

答 鄭氏不信左傳孟子之言。斯爲過矣。蓋法有傳之久莫可改者。卽鄭氏謚畧。第空持此議。仍自立上中下謚法三條。以脩典禮之用。但其言命謚之義。在於尊隆。後世命謚。文勝其質。毋蹈斯弊。惟春秋時列國謚法。尚不如此。附錄顧氏列國謚法考一則

顧復初云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謚者。惟曾衛晉齊四國爲然。然皆卿有謚而大夫無謚。公族世卿有謚。而庶姓無謚。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謚而臣無謚。至

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謚。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謚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謚。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後世不聞以謚稱。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宏。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瞭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宏明之曰謚。其餘則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謚。此第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謚者最多。篡弒之賊如魯共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

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謚。而衞之史魚蘧伯玉無謚。孔子大聖人亦無謚。則以異姓非世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謚。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晉有非公族而得謚者。惟欒王鮒一人。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郲之莠成子。亦間有之

居蔡山節藻梲

問

包氏釋此節本分二事。注疏依之。鄭氏亦同其說見宋本春秋疏一是僭諸侯之禮。以家不寶龜也一是僭天子廟飾之制以飾其居。如管仲山節藻梲也。集注改爲藏龜之室作一事言。

何如

答按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杜註指居蔡山節藻梲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而本節集註亦引作虛器謂即此事也西河毛氏則仍力主包氏原解極詆集注之非今按以山節藻梲爲即藏龜之室說本出張橫渠而朱子遵用之蓋以此爲諂瀆鬼神方關合譏其不知且仲使妾織蒲則節儉人也烏有奢汰而以天子廟飾自飾其居者乎竊謂仍以夫子之言證之乃知居蔡山節藻梲必爲一事而張子謂爲藏龜之室者則尚未分曉也據左傳夫

子言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每句皆舉其一事。不應作虛器句獨指居蔡節梲兩項而言。而張子釋爲藏龜之室。其語病在一室字。試思特設一室以居此蔡。雖使婦孺聞之。亦屬可笑。想仲當日必無此情事。故其說亦難使人信也。今玩夫子之言曰居蔡。曰作虛器。則所謂器者固非室也。其制度必甚小。不過如今廟中之神龕相似。亦有節梲之類。而因之刻山畫藻。致其欽奉。故不曰室而曰器。即所以居此蔡者也。是龜藏於櫝。櫝藏於器。而器仍藏于室內。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梲既櫝且韞可証蓋文仲以神道

事蔡故與縱逆祀祀爰居同爲三不知。而此又言何如其知。正足互相發明。眞所謂衷諸聖言而自渙然冰釋者矣傳云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謂弓也明堂位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陸司農注以繁弱即蔡之別名

莊十一年宋大水。左傳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按臧孫達乃哀伯也林註因上文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誤以達卽文仲。時文家多沿其誤。附識于此

十室之邑

問四井爲邑。故能安生謂邑必以三十二家爲定。又何休以邑必八十戶。今夫子乃言十室之邑何耶。

答　按王制言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蓋謂民居必因地勢之環曲高平寬廣以制之。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所謂邑者卽今之村落也。故或數千室。或數百室。或數十室。皆無一定。夫子言十室之邑。乃姑舉其最少者以語人耳。至四井爲邑。則是邱甸之法。核其成數以名之也

南面

問　堂上之向與室中不同。何與

答　古人以東向爲尊。不以南向爲尊。故廟制室中羣廟之主

皆東向若太祖之主平時東向至郊禘大典太祖則退居南向以配之其明徵也凡五祀皆迎神於奥以終祀事以奥坐西南隅而東向為室中之尊處為人子者居不主奥示不敢當尊也若夫出明堂則南向者乃取嚮明與萬物相見之義故說卦于相見乎離為特申其說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古人君無坐見羣臣之禮亦無不答拜其臣者其于明堂則取南面而朝羣下正是不敢自居東向之尊意惟覲禮但行于臣臣北而而朝禮則下通于諸侯蓋當依當宁主皆南面可知南向非尊故諸侯亦得自相朝也戰

國及漢初去古未遠。尚知斯義。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向坐。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鴻門宴。項王東向坐。亞父南向坐。韓信得廣武君。令東向坐而已西向事之。新序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等南面。昭奚恤自居西面。皆可証也。後世循習相沿日久。但知以南向為尊。故孔子廟像。漢晉以前皆東向。自唐開元廿七年始遷神于南面。寖失古制矣。布席之法亦有以西為上以南為上之異見席不正不坐條

子華使於齊　節

問　德行諸賢而外。惟有若稱子。此節冉子請粟。或疑為伯牛

然歟。又釜庾秉之數舊說果合歟

答

屈翁山引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以證伯牛之不吝財。疑爲伯牛。全謝山則既引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亦以證冉有之不吝財而辨之矣。竊謂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亦一証也。且下論書冉子退朝則亦稱子也。攷史記弟子列傳直作冉有請粟。更足徵也

釜六斗四升。此據左傳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或據管子書謂當五區爲釜。所差亦僅一數耳。秉十六斛。五

秉或云八十石者米數也。或云十石者禾數也。冉子所與。主米數言。惟所謂斛。及十六斗曰庾者。則大可疑。按聘禮記十斗曰斛。而考工記豆實三而成㪷。㪷通斛注四升曰豆豆實三則斛受斗二升是斛一則十斗。一則斗二升也。又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爲逾包注論語謂此即庾也。故謂庾十六斗。何晏注因之。而杜氏注左。賈公彥之疏禮並因之。但考工記庾實二㪷。鄭注讀如論語與之庾之庾又斛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是庾一則十六斗。一則二斗四升也。賈公彥因以爲庾有二法。而姜士均則主考工庾二斗四升之說。謂初非十六斗之籔。惟包氏誤以籔爲庾。致後人承訛

踵謬然卽以庾非觳而斛之數兩處經文不同終無以解先儒于豆實三而成觳或易豆爲斗然卽以斗計亦僅三斗爲斛耳斛既不同則云秉十六斛者亦莫知適從矣又按小爾雅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亦與十六斗曰庾之說同然則賈謂庾有二法者或以㮚氏爲量乃煎金錫爲之若陶人之庾旊人之觳與甗甑盆鬲皆瓦器其法固有異歟則斛亦有二法歟

子謂仲弓曰　節

問　首句雖有曰字但以犂牛喻其父則似非面與言也南軒

謂雍嘗問焉知賢才而舉故夫子敎之用人不拘世類。據此則取騂犂牛之子。亦猶驥不稱其力。借以喻人才耳。其說何如

答 立論甚佳。但朱子謂此秖是要回護仲弓之父耳。竊按史記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故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云云。迨何晏注論語。始有父雖不善不害子之美之語。至邢疏直加以仲弓父賤人而行不善。集注因謂仲弓父賤而行惡也。今撮史記弟云仲弓父賤人者。或因于門族單寒曾執賤役。時人毋以爲鄙。如後世拘于門第之見。故夫子特表而論之。

以明父雖賤人。不足以累其子之美。並非言其父之行惡也。則貧賤何足病乎。又首何有曰字。朱子言以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推之。亦不必定是面與雍言爾。若王充論衡乃言仲弓父爲冉伯牛。謂犂牛卽指其病癩而言。恐失之鑿矣

汶

問 汶水有二。又云汶水有五。何所辨與

答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彥和云汶水有二。其出萊蕪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其出瑯琊朱虛縣東泰山。至安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青州之汶名爲東汶此節閔子

言在汶上閻百詩謂當指在徐州者以魯事也但拔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龜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其山東接益都西接章邱而北則接淄川縣界實跨青徐之境然則徐州之汶導源處猶在青域是以青州貢道浮于汶也至謂有五汶者即此徐州入濟之汶中流所經之處而別名焉者也元和志云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曰北汶瀛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酈注則無瀛汶而有小汶源出官山逕徂徠山又西入汶胡朏明謂酈注爲是以今輿地言之徐州之汶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

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塡淤久矣

則史

問 集注云史掌文書。似于文勝質意。未覺貼切

答 若泥看掌文書三字。便易混入孟子其文則史之史矣。竊謂此節史字。乃祝史之史。以比文勝質者。但習繁縟之節而昧誠實之意。如樂記所謂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也。朱子語類于此節有云。史如

周禮內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按此則所謂掌文書者。亦指制度文物言耳

觚

問　或曰木簡。或曰酒器。當何從

答　所謂木簡者。古未有紙但書于木簡。亦名爲觚故曰捸觚。其制或方而濶。或方而長。卽後世當未有規而爲圓者。則此言觚不觚必爲酒器也。以其形本有稜角。而今則變而爲圜矣。失其形矣。又觚之制。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而今觚乃大矣。失其制矣。分形制二義言之亦可

仁者雖告之曰　三句

問　集注謂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患害。故有此問然與

答　觀宰我對哀公問社。及問三年之喪。固豁達之士也竊謂宰我設爲此問。末句其從之也。意固謂爲仁者豈可從井救人。亟欲以曉世之好仁而失之愚者也。故夫子因其意而答之。集注未免過淺視宰我矣

子見南子　節

問　集注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不知何據。通證引春秋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以釋之。或謂古者傳

贊為臣。則稱其君曰君。稱君夫人曰小君。將有事于宗廟。君羣姓。夫人薦盎。夫子時仕于衛。將與之共宗廟之事。不可不見。或謂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魯衛兄弟也。君夫人得與外臣通問。諸說孰是

答春秋傳大夫覿用幣。乃夫人始至之禮。未足為證。其謂將與共事宗廟。故有見其小君之禮。但先儒攷定孔子此次適衛。在魯定公十四年。當衛靈之三十九年。並非仕于其國。至引聘禮為証。夫子時更非奉命為使臣也。且如諸說。則禮在所當見。子路亦何為不悅乎。按史記但云孔子至衛。南子使

人謂之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向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据此子之見南子。則因其願見之誠乃孟子云交以道接以禮者。所謂迫斯可以見。正非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其曰予所否者。亦大概指言無不合于禮道之事以曉子路。固不必定依据古禮也

陳自明以南子爲南蒯。按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叛。孔子時方二十有一。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于情事未合。攷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顧亭林謂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譌。可足証此矣

老彭

問 王弼以老爲老聃。彭爲彭祖。鄭康成以老爲老聃。彭爲彭咸。何注從包氏說專指彭祖。孰是

答 老彭商賢大夫。爲商守藏史。故竊比之。猶左邱明爲古之聞人而夫子自況也。若老子爲周柱下史。則夫子所曾問禮者。何得以同時人而與古人合稱之曰老彭。丘問禮亦聖人博學好問。不過如問官于郯子。問琴於師襄而已。若莊子尊

其師老子以抑孔子。其言原不足信

老彭　姓籛名鏗呂氏春秋云老彭陸終氏之三子至殷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

左邱明　孔安國謂爲魯太史葉夢得謂左傳爲左氏作國語爲左邱明作應劭謂邱姓爲左左邱明之後朱子謂左氏爲左史倚相之後又朱竹垞以作左傳之左氏爲孔子弟子然則論語所稱左邱明固非作左傳者也

束脩

問　先儒多有釋束脩爲淑慎其躬者。又有謂束帶修飭。年十五以上也。鄭康成說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壺一、脩一、是以束與脩分而爲二也。其說如何

答今人修脩字多通用。但按說文。修飾也。從彡部。脩脯也。從肉部。義本不同。故朱子用邢疏十脡脯之說。毛西河毋駁集注而此條獨力主之。且先儒說雖有異而意則相貫。蓋自行束脩。原卽潔己以進語意耳。若唐六典所言。是以脩與帛對。非與束字對也

用之則行　三句

問聖門明于出處大義者當不乏人。何獨以此許顏子也

答此節解義。人皆知着眼兩則字。而不知聖人相契尤在有是二字。如行實有物可行。惟伊呂始可當之。藏實有物可藏。

惟孔顏始可當之。譬之大商大賈。出而貿易。則取諸宮中而不竭。退則深藏若虛而已。惟其實有是可行可藏之具。故能用則行而舍則藏也。此即漆雕開自言斯未能信。所謂斯者。開隱見得有此全體大用在于意量間耳。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苟不能求其志則但謂之開。民不可謂隱居也。不能達其道。則但謂之祿仕。不可謂行義也。蓋夫子所與回相賞者。不僅在明于出處之義已也

按朱子語類有云。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

惟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故曰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曰本領更全在無所繫累處。又曰到無可奈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孔子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若聖人便不消得言命。據此推之。用則行。所謂舍我其誰也。舍則藏。所謂樂在其中也。此心脫然無所繫累。故曰命不足道也

子行三軍節　集注沿用孔注。見孔子獨美顏淵。何義門謂子路自負所能。不必牽連上節。據此則下二節另爲一

章可也

富而可求也　節

問　此節若解作設言。夫子亦何必現身說法。謂雖賤役亦所不辭乎

答　按古注用鄭氏曰富貴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吾亦為之。邢疏謂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也。據此則富可求謂無害於義者。若夫子之為貧而仕。嘗為委吏乘田是也。其云如不可求者。乃指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解自着實。今集注用蘇氏楊氏之說。專主

命言。則緣富不可求而從吾所好。非似夫子語氣矣

聞韶三月

問　夫子聞韶何至於三月猶忘肉味。且凡云三月者言其久也。豈一聞韶而遂久不知肉味乎。韓昌黎筆解以三月作音字。猶五十作卒也。如何

答　以三月屬下句。便似偶一聞韶而遂至三月猶忘肉味。於情事爲未必然。今按何注用周氏說。謂聞習韶樂之美盛。故忘於肉味也。又史記亦云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則夫子因聞韶樂而自學習其音節。至於三月之久。如與人歌而善。猶

必使反後和。詠歎淫液曲盡所長。況韶樂之盛乎。蓋惟知之深故能習之久。習之久。故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不然。聽古樂則惟恐臥。將有倦焉不能終日者矣

夫子為衛君乎　章

問　衛輒拒父。是非顯然易見。乃賢如求賜尚疑而待折衷于夫子。至子路則并以身殉之而不悔也。其故何居

答　晉納蒯聵之意。非如莒之納小白于齊。秦之納重耳于晉。為小白重耳計也。是時晉方惡衛。乃挾蒯聵以與衛為難也。衛之臣民。以為晉挾蒯聵。則晉是衛之讎也。蒯聵憑晉。則蒯

聵卽衛之賊也。拒晉則不得不拒蒯聵。謂其得罪于父也。拒蒯聵則不得不爲衛君。謂其受命王父也。蓋託于社稷爲重之見。求賜是以疑而未決。迨賜進叩夷齊之怨與否。而夫子曰求仁得仁。而賜遂悟矣。何則。夷齊但求其心之所安。而宗社棄之而不悔。至于國人或立其仲子。吾所不問也。衛輒亦但當求其心之所安。而宗社棄之而不悔。至于國人或立公子郢。吾所不問也。衛人固當拒蒯聵。輒必不可以拒父。使輒能如夷齊。計惟有逃而去之耳。竊謂此等事託于社稷爲重之說。設非子貢一問。不惟衛輒是非迄無定論。卽夷齊之事

亦歷千載而尚未能決矣。乃攷公羊此傳。猶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傳。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子稱子夏門人。皆以衛輒拒父爲當。此則其顯悖聖人者。若孟子答桃應問瞽瞍殺人。謂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可謂得夫子論夷齊之意矣。袁僩齋猶疑孟子言舜竊負而逃爲不切于情事。其亦未深究夫求仁得仁之說與